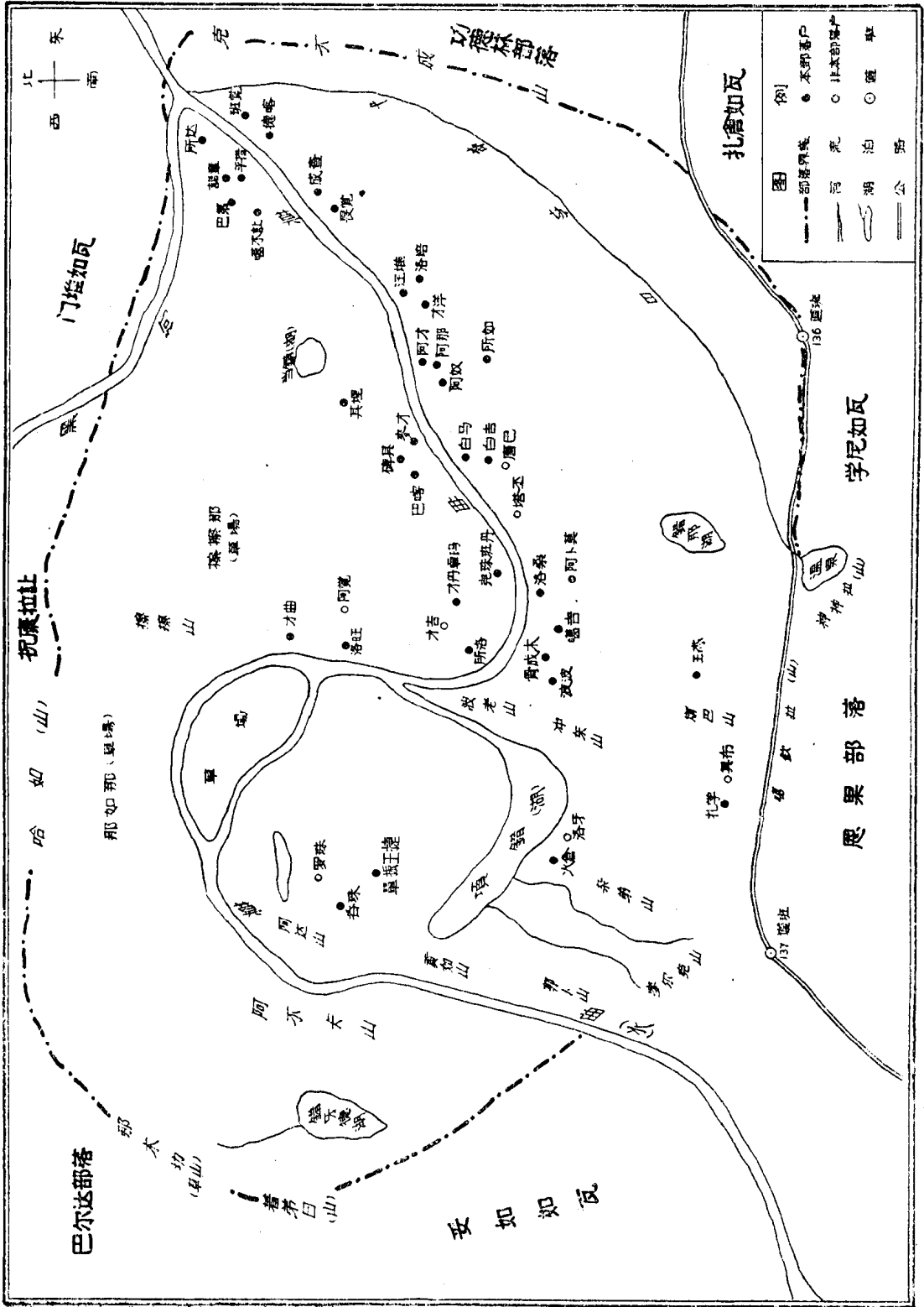


西藏黑河宗
羅馬社學部落調查材料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一九六四年

罗马上学部落简图



前 言

在中共西藏工委和中共那曲分工委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們在1958年11月調查了黑河宗羅瑪讓學部落。參加調查的成員計有：中共西藏工委研究室的郭冠中、吳健禮同志；中共那曲分工委的韓子芳、王興恒、當珍旺甲從龍等同志；西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吳從眾、畢玉龍、劉仁培、翟連級同志。調查材料由下列同志分工整理：吳從眾第一、二、五部分；郭冠中第三部分；吳健禮、劉仁培第四部分；畢玉龍第六部分。

這次調查因處於西藏少數上層公開叛亂前夕，調查中受到的阻力很大，儘管在整個調查過程中得到中共那曲分工委的直接領導和大力幫助，加上同志們的積極努力才寫出這份調查報告，1963年12月又經吳從眾同志校訂了一遍，但是限於當時的客觀條件和時間的緊迫，這個材料仍是比較粗糙的，甚至錯誤之處，也是再所難免的。僅供參考。

編 者

1963年12月18日

目 录

一 概 况	(1)
二 牧业生产	(2)
(一) 定居、半定居和季节性游牧	(2)
(二) 牲畜是怎样放牧的	(3)
(三) 饲养和牲畜的繁殖	(3)
(四) 畜产品的产量和加工	(5)
(五) 家庭副业	(7)
(六) 天灾、瘟疫和盗窃	(9)
三 牧场、牲畜所有制和剥削状况	(10)
(一) 牧场	(10)
(二) 牲畜	(11)
(1) 对政府的差税负担	(11)
(2) “其美”和“协”	(15)
(3) 对佣人和代放人的剥削	(16)
(4) 商业情况和高利贷	(16)
(5) 宗教负担	(18)
四 阶级关系	(19)
(一) 阶级与阶级的初步划分	(19)
(二) 阶级斗争	(21)
五 部落的政治组织	(25)
(一) 组织结构	(25)
(二) 头人的任免、职权和待遇	(25)
(三) 司法制度	(27)
六 文化与生活	(28)
(一) 牧民的物质生活	(28)
(二) 婚姻	(29)
(三) 家庭和亲属关系	(30)
(四) 节日、礼俗、禁忌和丧葬	(31)

黑河宗羅馬讓學部落調查報告

一 概 况

羅馬讓學部落距黑河宗南五十華里，北面接壤祝康拉讓轄區，西北連巴尔達部落，東北毗鄰門堆如瓦部落，東靠功德林所屬部落和永澤如瓦部落，南以青藏公路為界，一三七道班至一三六道班之南為當雄宗的恩果部落和學尼如瓦部落，正西和妥如如瓦部落相連。部落領域東西約三十五華里，南北二十餘華里，沿部落繞一圈約一百餘華里。

羅馬讓學部落在念青唐古拉山的南部，四周有阿不卡山、麥爾克山、噶欽拉山、克不成山。這些山，在海拔四千五六百公尺的羌塘高原上，儼然丘陵，並無高峻之感，使羅馬讓學部落形成一個小盆地。莫曲河縈迴境內，小湖泊錯落草原，其中項錯湖較大，環湖五華里。河湖多魚，至夏秋，野鴨、雁群漫飛，生蛋近數萬只。但喇嘛教規定，不能食魚、蛋，牧民只能在背地里揀蛋助餐。

風向，秋冬刮西北風，藏曆八九月微風或無風（下概以藏曆計算），四至七月吹東風，不起東風不降雨，水草便長不好。十一至一月上旬嚴寒，但牧民最怕的是八九月，這兩個月不太冷，無風，老下雪往往堆積不散，很難融化，因此牲畜容易餓死。最冷季節，雪雖大，風却猛，容易吹散積雪，災情不致蔓延。

總的說來，羅馬讓學部落水草較好，據說能飼萬頭牛，二萬餘只羊。按現在牧場的載畜量，牛能提高七倍，綿羊能提高三至六倍。

傳說清初固始汗或名固西登增曲吉帶兵進藏，盤踞在孔馬、江馬、南錯湖等地，後來送給了五世達賴，自此這一帶地區才成為藏政府系屬的部落。傳說當時有七家蒙古人在羅馬讓學牧地上生活繁衍，而發展成今日的戶口。其間六十年前，從外部落遷入八戶，四十年前遷入五戶，近二十年內遷入十戶。當珍旺甲（藏干，預備黨員）小時，還清楚記得，每逢過年，一早起來，家里人還要講兩句蒙古話，互相祝福，（卡桑阿買達）
(ཁྱེད་ལ་བཟོ་མཁོ་བྱེད།)（阿買賽白納）
(མཁོ་ལ་བཟོ་མཁོ་བྱེད།)大意是互相恭喜，具體內容尚不清楚。部落只有七家人的時候，便有賽馬會的節日，至節期，每家搭一個帳篷，帶着自己的好馬七家人在一起歡慶。後來人口多了，帳篷也就相形減少了。賽馬會是蒙古人傳來的，這個傳說尚未掌握更確切的資料。牧民洛三家中，還保存有當年蒙古人入藏的文物。可惜限于時間，沒有來得及親自攝影。

羅馬部落是黑河宗七大部落之一，羅馬轄六個小部落，即：恩耐如瓦部落（七十多戶），門堆如瓦部落（六十多戶），南索如瓦（五十戶），雄尼瑪（二十多戶），榮籽如瓦（十五戶），羅馬讓學部落（五十四戶），羅馬共設一個“甲本”，每個小部落設一至二個“達儒”，受轄于“甲本”。“甲本”總領六部落統轄于黑河宗政府。這個調查報告所重點調查的是羅馬讓學部落。

羅馬讓學部落和許多牧區部落的特點一樣，居民點是分散的，在一個點上，一般是幾家稀疏的帳篷，另外幾家又居住在相距十多華里的地方，過着放牧畜群的生活。部落現有人口五十四戶，二百三十六人，平均每戶四點三七人。其中據不完全統計有：喇嘛十人，分屬於黑河孝登寺五人，拉薩色拉寺二人，哲蚌寺二人，甘丹寺一人，禡系黃教徒。同時有長工、傭人二十一人，男十人，女十一人。

據1958年7月的一個統計數字，全部落計有牲畜：馬八十九匹，牛一千三百七十二頭，綿羊六千五百三十一只，山羊一千零九十四只。部落牲畜的習慣計算，是以牛為單位，把其他牲畜數按一定比例，折算為牛（詳情見生產關係部分），依據這個折算，每一個牧民，平均占有牛九點五頭。據此，若以一個中等牧戶的一個牧民，全年生活需要四點五頭牛計（三頭母牛，一頭公牛，一頭小牛），那麼平均每人九點五頭牛的生活是夠富裕的了。但是，人們的牲畜占有，懸殊是大的，因此貧富的分化也是很大的。（參見階級劃分部分。）

二 牧 業 生 產

（一）定居、半定居和季節性游牧

羅馬讓學部落牲畜，大部分是定居放牧。一家牧戶經年定居在一頂牛毛帳篷底下，早出晚歸，放牧牲畜。再是季節性的半定居放牧，附近草吃光了，放牧者趕着畜群，帶着食糧，到水草好的地方，撐個小帳篷，放一時期，又回到家來。季節性的全部游牧者少，他們住宅地址不固定，藏曆一、二、三、四月，水凍草枯時，帶着牲畜，全部搬到有草的地方去。

放牧路綫由低向高，湖濱、河畔草盤，移向西南丘陵，翌年草茁凍解，又返壩子。牧民樂於定居，沒有水草月份，才半定居，少數貧者無力遠牧，才搬動整個家庭，將就水草，人們認為半定居放牧、季節性游牧是不得已的事情。牧民宅前的小塊草場，一般夏天不食，留作冬天飼草，藏話稱“比扎”，意為剛生小牛的草地，別人不得來放牧使用。

放牧要在部落地域之內，不輕越界，同時也不得擅自到部落頭人私自占有的牧地。若有違犯，前者會引起部落間的糾紛，後者會招致頭人的懲處。

水草是畜牧業的重要生產資料，藁萎關係着畜牧業的興衰。這裡的草類有：那咱、湯咱、節咱……等；湯咱草好，深而柔軟，長在沙上，不傷牲畜牙齒；那咱草長的更高，不易被風吹折，但不及湯咱草軟；節咱草硬，牲畜不愛吃。毒草，人們還不能辨識，但牲畜不食。牧民沒有栽培牧草的知識，還完全依賴天然牧草，也沒有儲割冬草的工具和習慣，是發展牧業生產中的一個大問題。

(二) 牲畜是怎样放牧的

勤劳的藏族牧民，世世代代的畜牧生产，积累了许多放牧经验。这里，主要谈混合放牧和分群放牧的方法。

贫穷户多半是混合放牧，他们牲畜少，劳动力少，没有力量分类分群放牧，而是混在一起，好照顾。

分群放牧，无疑是合理的。富户和牲畜多的人家，很注意放牧分群。分群有畜类分群、公母分群、大小分群三种。公母分群旨在配种和抓膘。因为公母一起放，常互相追逐，扰乱食草，容易掉膘。为此，到了牛羊发情的季节，不仅分群放，并在牲畜生殖器官上，遮一块布禁配。牛羊大小分牧，是怕小畜消耗奶水，小畜吃奶过多容易胀死，和在大畜群中受伤。

适应畜性、畜类分群好牧放。马的发情期较稳定，不分群。同时，牦马一般经过阉割，没有分群的必要。富户和牲畜多的牧户，常分做六群。马一群；按公母、大小、羊分三群；牛分二群。个别的牛分三群，即七群。一般牧户为了解决劳动力的困难，采取互助分群。

互助分群藏话叫做彭错饶若(ཕན་ཚུན་རྒྱལ་རྒྱུ།) (互相帮助)，这种形式多存在于居民点比较集中的亲邻间。牧区和农区的居民点不同，居民分布，往往几家人住在一起，几家人又相距十多华里住在一起，居民稀疏的散布了整个部落领域，所以居民点成为互助的一个条件。另外要彼此牲畜差不多，悬殊不大远，那么即可按畜类、公母、幼畜，几家合作分牧。其他互借种畜、冬天共同凿冰窟解决饮水等，互相没有报酬，属于劳动牧民之间的友好互助。

放牧者(牧工和牧民)，经常使用两种工具，一种叫(རྩ་རྩི།)“鄂多”，是在一根二三尺长的木棍上，扎一三四尺牛尾绳，绳端放一鸡子大小的鹅卵石或铅块。使用时在空中回旋，投出去，拉回来，但不随便掷在牲畜身上，属于投石器一类武器。另一种是鞭子，与汉区相似，一根二三尺长的木棍，扎几尺皮绳，抽打起来很厉害，不常用。

放牧者是很辛苦的，在牧地上常年要和狂风、暴雪、冰雹、兽害的侵袭做斗争。夜晚和牲畜伴宿，餐风受寒。一个能干的牧人，分别能放羊子六七百只，或牛一百多头，或马五六十匹。牧牛羊男女均可，牧马绝大多数是男人。过去由于藏兵匪患，年轻妇女不敢远牧。据说在环境好的地方，放牧头数，尚不止此数。这里夏季多沼泽、泥潭，容易溺毙牲畜，故不敢多放。要是水草改良了，还有很大的劳动潜力。

放牧者对自己牲畜的谙熟程度，其智慧是令人惊讶的。不管放牧千只百头，他们能根据每一牲畜身上的一点特征或打上记号，取出畜名呼唤。就是接羔后，几百头母羊回来，他们也毫不错误地能让每只羊羔找到自己的母亲，井井然不混淆。

(三) 饲养和牲畜的繁殖

住宅附近饲养：是在帐篷前面的草场上，钉许多小木桩，两桩之间，沿地拴牛絨绳。晚上，紧张地把牛拴在绳上，这种拴法，过去只拴脾性不好的牛；后来，偷盗不断

发生，为了防止夜里匪盗赶走畜群，就不分驯、劣、幼畜，全都拴起来。羊子不拴，只在当群中睡一个人看守。馬群在圈栏出口处睡一人。馬少时，用五六寸长的絨繩，繩的一端加一个小塞子，鑲铐住馬的前足或后足，次晨再解开。

圈栏是牛粪砌成的围墙，富裕戶高六七尺、帐篷左右側都有，如部落头人之一，藏干单珍旺甲，即是一道大围墙，围住自己的住宅，在围墙內，分出不同畜类的区域。一般的牧民，只在帐篷的一側有栏。圈栏无頂，能防兽襲，能挡部分狂风暴雪。夏、秋拴在宅前，严寒才关进去。牲畜回栏后，沒有飼料，第二天再放出去。

牧民对牲畜的繁殖，有选种、配种、接幼畜、閹割……等技术程序。牧民对选种是很注意的。羊选壮大、毛长；牛选壮大和主人喜欢的毛色；馬选壮大、身段、毛色和走法。

至配种期，母畜里放进种畜。羊的配种在七月，一百只放种羊一二只。孕期五个半月，一年一胎，很少生双羔的。牛的配种也在六、七月，水草好可以提前一个月，一百头放五六头种牛，牛的配种須人工輔助，孕期八个月，禁配期在四、五月。一年一胎，二年一胎，三年两头胎，胎数不定，以二年一胎較多。若三年不孕，或卖或杀，便不再养下去。四月草青，是馬的发情期，三十多匹母馬，放两三匹种馬，受孕期十一个月零几天，水草好的年份一年一胎，或三年两头胎。水草不好，二年、三年一胎，类似牛的情况。馬受孕后四五个月，便不讓乘騎，馱运，保护胎駒。

配种后，牧民們相互祝問，“布居雅姆阿达”（牲畜好嗎？）以預期来年的丰收。

接幼畜也是牧民繁忙的季节，每天晚上，有人輪流在畜栏守护。临产时，母畜嘶吼，产后，立即用搓細的干羊粪，擦于小羔、小犢的胎水。羊粪干燥、軟和、吸湿、不易擦伤小畜。幼畜产后，若是羔，抱入羔栏。羔栏多数是圓形的，頂和底的口径約三尺五，高四尺五，高二尺五后呈斜面，有风雪时斜面上盖皮张。栏內撒羊粪，一个栏住五六只至十二只小羔。羔栏和肉类的儲仓相似，差异点儲仓有小洞通风，羔栏无洞。

小羔生十五六天，能随母畜到附近吃草。

生小牛沒有犢栏，天冷，一般关在无頂的大牛栏里，生十四五天即能和母畜出去吃草。三四个月和母畜分群隔奶。分群后，喂奶時間是在挤奶前，一天三次，每次只一分多鐘。牛羊在孕期和产后，不加料，不格外照顾。

小馬生三天即会吃草，背上盖块布御寒，这一时期，牧民每天要給产馬喂三四两肉类和糶粃。富者之家，对自己乘騎的好馬，在严寒无草时也有这样加料的。

閹割是抓膘、长膘、馴良畜性的一种手段。羊生几月可閹，牛滿三載才閹，牧民一般都会。羊一人能閹；牛要两人捆放于地，割去辜丸即罢。閹割很少雇工进行，从早到晚，一人一天能閹羊三四百只或牛一百多头。

閹馬是职业性的技术，常人不会。馬到三岁可騎也是閹割期。閹一匹馬的工价是：一只羊、一张羔皮、一张垫布、一根絨繩。技术好的，一天能閹十多匹。閹两匹以上，垫布、羔皮等可以只給一份，羊子則照数增加。羅馬讓学部落过去有一人会閹馬，技术是把馬捆坐地下，施手术，閹后，伤口好的慢，延至半月一月，并常有死亡。前年这位藏族技师死后，牧民完全依靠了人民政府的兽医。一年多来，新的閹割成活率百分之

百，伤愈只要六七天。牧民反映“政府的門巴，比他們过去門巴好多了。”（門巴即医生（མཉམ་པོ།））。

畜齡：据有經驗的老年牧民說：牛能活十五至二十岁，四岁能生殖，到七岁奶最盛，年渐长，殖渐疎，十五岁左右断孕。

綿羊活八至九岁，长齡十一岁，四岁能生，十一岁不孕。

山羊活七至八岁。

馬活三十岁，四岁生殖。騾子活三十五岁左右。

宰杀岁齡过老当然不好，不到一定岁齡，肥瘦差別是大的。富戶羊到五至六岁，牛到七至八岁宰杀，貧戶羊三四岁，牛四五岁即杀。

（四）畜产品的产量和加工

畜产品的多少和水草丰瘦很有关系，据七十岁的玉殊奶奶談，三十二年前，部落的牧草深及馬腰，那时候，五头奶牛，一天能挤奶二十多斤。近十五年来，不知何故，草不茂盛，奶产量远不如过去，在旺季的六头奶牛，一天也只产十五六斤。近年来奶的产量，以四岁奶牛开始計算，全年产量为：

每年生小牛的奶牛产五克酥油。

去年生小牛的产六克酥油。

前年生小牛，第二年不生，第三年产酥油四克。

挤奶和奶制品加工是由妇女担任的，和放牧一样是牧区的主要劳动。一头牛产奶的多少，除了牛的肥瘦、生殖期限、大小，人們还流传一种說法，認为某个妇女手好，有运气，挤的奶多，反之則少。这个謎，經仔細观察好多位素称挤奶多的妇女，原来他們都是健壮的、手勤力大的。

姑娘們一般十四岁即会挤奶、打酥油，这套技能是衡量一个劳动妇女的标准，也是选择配偶的条件。富裕戶或有两个以上青壮年妇女的家庭，奶牛是按这个妇女在家庭中的工作量来分配的。一个妇女，管着一定数量的奶牛，到五、六、七、八月水草丰茂的季节，每个人把自己挤的奶，打成酥油，存放起来，旺季过去进行評比，看誰的多。这种分工，意味着竞赛，刺激着生产动力，反映在观念形态上是一种传统的优良风尚。在大富戶家，这种分工，可能有資本主义的因素。

至于家庭食用的飲料酥油，是在評比之外，划出的几头牛供給的。这种牛通常分給佣人或老人照管。旺月过后，奶产减少，产品合并在一起，虽有分工，便不再評比了。旺月內的劳动强度是惊人的，日挤奶三次，兼打酥油、拣牛粪，終日无暇。有本事的妇女，一个人能經管二十至二十五头牛。早晨四、五点钟挤一次奶；中午挤一次；晚上牛群回来再挤一次。旺季挤奶時間每头牛每次約三分鐘，如以二十五头計算，一天光挤奶便要四、五个鐘头。挤完奶这只是第一步，把奶制成酥油又要一番紧张的劳动。先把早晨的奶存起来，把中午的奶制成酸奶。酸奶是将奶水煮沸后，冷却、发酵。催酵的方法是加一点奶渣或头天的酸奶，其状有似点过石膏的豆花。味甘美。打酥油是把早晚的奶和中午的奶和在一起盛在桶內。酥油桶高約三尺五，口径七寸，內放一活塞，中心插一四

尺长的木柄，打酥油时，双手握柄一提一放，連擣二千余下，快成酥油时，边打边添开水，不时摇晃油桶，酥油便像挤过豆浆的豆渣一样团团飘浮起来，然后捞起放在清水桶内，搓洗后揉成一团，便可存放起来。剩在桶内的为奶渣，风干后，可作干粮。

妇女们挤完奶、打完酥油，已在夜十一点钟，睡不几时又要迎接第二天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强度，确乎是不了解牧区的人们难以想像的。挤奶和打油时，她们经常轻声地哼着解倦之歌，尤其是在黎明前的星月底下，暮色的冷风之中，她们裸着右臂，腰前铜钩上挂着一个奶桶，侧跪牛腹之下，啧啧挤奶有声合着牧歌；歌声哀婉同时又浑厚开朗，闻者莫不感到牧民劳动妇女的可敬。

挤羊奶不分工，只在旺季挤，和挤牛奶不同，把上百头母羊头对头地拴起来，很有秩序地排开，家里只要有劳动力的妇女，都参加挤，一只羊一次能挤普通搪瓷碗约半碗，羊奶含油量比牛奶多，同样的六桶奶，牛奶打酥油十四斤，羊奶打十四斤零二两。可惜羊奶奶量少，哺羔后，所余更少了。羊奶奶产，据说若小羔死即不会出奶，这时牧民将死去的羔皮放在另一只小羔上扶着喂奶，过半个月，母畜习惯，不再装假，即照常有奶，这可能是条件反射的刺激作用。藏话叫“达加”，即装假的意思。

剪毛和抓绒：剪毛和抓绒是男子的工作，妇女不参加。七月剪毛，主要是公畜，母牛、犏牛、母羊的毛不多。一只羊按肥瘦可剪三至五斤羊毛。顶好的劳动力，一人一天能剪近百只羊子，一般劳动力剪四五十只。剪毛的时间，绵羊七月、山羊五月、牛在六月。

剪羊毛勿宁说是割羊毛，剪毛的工具不是人们想像的剪刀，刀长七八寸，柄长二三寸，靠柄的部分，宽约一寸五，腰稍细，宽五六公分，剪毛时，再多的羊子，只消二三天，家里人手不够，请雇工帮助，供食，工价是剪二十只羊，给一只羊子的毛。

卷毛是和剪毛相继完成的，先将毛搓成臂粗的毛绳，然后三个人同时操作，在地上钉两桩，一桩前坐一人，中间坐一人帮助套毛绳，桩两边的人把毛索压紧，从桩上拔出，然后打成一捆，藏话叫做“百戈”，一个百戈，重约二十七斤。出售时，有的牧民，为了反抗藏政府和商人不等价的剥削，在毛捆子里浸水或加沙，增加重量。

抓绒：牛毛多的部位是在四个腿部；脊部的毛，不用刀，用手抓；有些贫困户牲畜少没有工具，羊毛牛毛都用手抓。牛绒产量少，平均每头牛年产一斤左右。牛绒的需要多、产量少、不出卖。

宰杀、剥皮和肉类的储藏方法。

宰杀牛羊的方法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是不同的，杀一头牛一个人即可完全担任，先用皮绳把牛的四肢捆住，再把口鼻扎紧，闷一个小时待牛快毙时才一刀结束。

杀羊子更为有趣，宰杀者用一根长约二寸的铁针，在羊的前臂之后，脊骨之下，轻轻的拔掉一撮毛，刺下铁针，不见血即透进腰子毙命。技术较差的刺不准腰子羊不死，才用绳子勒紧口鼻闷毙。

剥皮，牛羊都是从胸部开刀，剥及四肢取下全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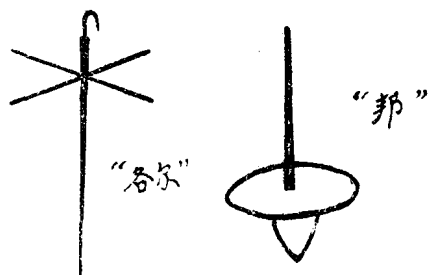
储肉是在十月牛羊膘肥的季节，过时草衰天寒，牲畜掉膘。宰杀的头数，富者杀三五十只，贫者一二十只，肉的储仓像羊羔栏，肉类藏入储仓，陆续食用，这是藏族牧民

适应环境的一个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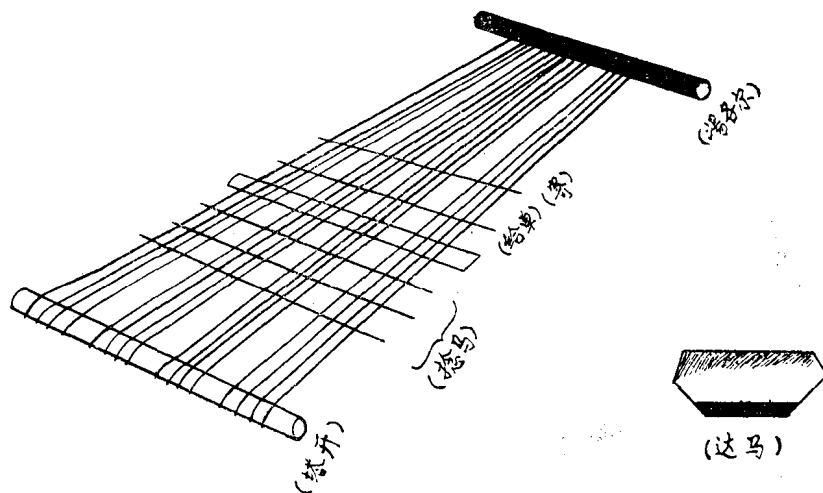
(五) 家庭副业

家庭副业主要是皮毛加工，种类多，制作頗細。但工具、工序简单，只能自給，还没有形成繁荣的商品经济。

一、毛制品的原料为牛羊毛，先用两种工具紡綫，一名“各尔”（ ᠭᠡᠷ ）一名“邦”（ ᠪᠠᠨ ）均为木器，长约尺許，“各尔”上端有一鉄勾；牛毛只能用于“各尔”。



紡綫織料主要是妇女的工作，强劳动力一天能捻羊毛三娘嘎或牛毛一克，普通的能捻羊毛二娘嘎、牛毛十五、六娘嘎。把撕松的毛放在“各尔”勾上或“邦”上，轉几十下，捻成一段，再繼續添毛捻，便成紡織品的原料——牛羊毛綫。毛綫可織成“織料”（ ᠵᠢᠯᠠ ）。織料的工具，是五根一尺多长的細圓棍，一块同样长的木板，一根菱形边上鑲鉄的工具，及二根一尺二寸的圓木組成。織法，把“各尔”系在牆上，塔开拴在腰上，經綫系在两根木棍上，把毛綫团来往交换，三根“达馬”是調济綫的，每織一次，“达馬”撞一次，使之織紧，达馬調济經綫一次。織料寬度由經綫多少决定，五十根經綫寬四、五寸，最寬的二百根至二百四十根。一般妇女，一天能織十至十五尺。織料可制成許多产品。



1. 毛口袋：一头牛、一只羊毛的混合織料，可縫一只一尺长五尺闊的口袋，价六、七元，比成本高一倍。

2. 用手搓毛繩子質量最好的是用牛尾搓的，一克牛尾可搓十二根，每根价六角，除成本可获利百分之七十六。

3. 毛单子：妇女操作的多，六七天可織一张，长七尺、寬五尺，耗毛二克，有紅、黃、藍、黑等彩色，漂亮耐用，一张方桌大的单子，价五、六元至二十个銀元。（下概以

銀元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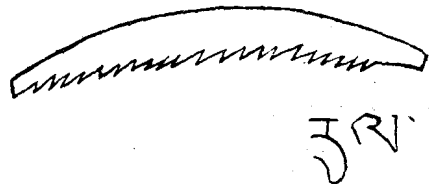
4.羊毛被子：一條五尺見方的，須八至十只羊毛，被面子是羊毛絨，緯綫是用羊毛搓成的粗絨條，工時十天，價十至二十元，一般為富戶使用。

5.毛衣毛褲：織成的少，用織料剪縫的多。大致九天做一套。

6.牛毛帳篷：貧富懸殊很大，方頂，上有天窗，大帳篷需用五尺寬的料子一百九十多條，合牛毛五十克，價三百元，一個男勞動力，約一年才能縫成。小帳篷只要料子六十條，價六十至七十元。

7.牧區男子普遍會制毡 (མིང་པ་རྩིང་།) 只消將羊毛撕松、鋪勻、加熱水，搓揉約一小時即成一塊三尺半見方的毛毡，快的一天能制十五塊，慢的制四塊。

關於皮製品主要是男子的工作。鞣皮的工具是一把月牙形帶齒的木器，長一尺五至二尺，闊三四寸，藏名“瑞” (རྩལ།)，先澆水，用腳踩皮，刮去油脂，再踩。踩時踏住一頭，拉住一頭，拉住用“瑞”反復鞣。牛皮硬，鞣前放三五娘嘎酥油發軟。若雇工，鞣八張羊皮給一只羊，鞣十張，加供膳。鞣五十張羔皮或二至三張牛皮的工價同前。一天可鞣一張半羊皮，兩天可鞣一張牛皮。生羊皮一元一張，鞣成二元；生牛皮一元一張，鞣成四至五元。皮製品很多，皮衣、皮繩、皮口袋、皮帽等等，牧民一般自裁自縫，但做皮衣服，還有職業性的裁縫。



除了家庭副業，採集人參果，是勞動牧民的一項重要副業。

人參果是野生的根塊植物，葉貼地蔓生，成熟葉紅，果小，橢圓形，味甜，是過年節、送禮、招待客人的珍品。一斗人參果，換一斗青稞，運拉薩換二斗。採掘方法，是尋鼠洞。草地上鼠洞很多，八月中旬到九月底，人參果成熟，老鼠忙碌搬運，儲藏洞底，一洞有十斤少至二三斤不等，由於牧區缺乏鐵質工具，是用野羊的角採掘。有經驗的牧民，只要角在洞面敲擊，即能揣測幾分，用角插鑽下去，若軟綿綿的，又有羈絆，那麼，慢慢掘開，即可發現。一季一人能掘百斤以上，少的也能掘四五十斤。人參果根深、耐寒、耐旱、味美，適於高寒種植，



今後若用科學方法，廣泛栽培，是海拔四、五千公尺之上很有發展前途的作物。

打獵：草原上，野羊、野兔、狐狸、獾、野狼……此出彼伏，但由於宗教的束縛、藏政府的禁獵，違者要受鞭笞，牧民不敢狩獵，讓狼害給牧民帶來很大災難。狩獵方法，缺乏槍彈，秋冬打狼，上山覓穴，夏天捉獾，冬天追狐狸，野羊不分季節，完全依靠獵犬，不會圍、陷、套、勒，羅馬讓學部落只有一戶赤貧經營，勉強能補給生活。

牧區藥材應該是豐富的，牧民一般不挖，故蘊藏不詳。

其他馱鹽、運輸，也是一項副業，一般到安多買馬部落一帶馱鹽，運馱拉薩，但這項副業，獲利者是馱畜多的富戶，貧困者，只是獲得微薄的腳力工價。

制火藥：是從黑河買來木炭、硫磺、皮硝，放在石板上用石頭碾磨成的。

(六) 天災、瘟疫和盜竊

部落畜牧經濟很不穩定，自然災害和盜竊是牧民的大敵，一場雪災，重則死亡殆盡，輕則百分之几十。藏北高原的大雪來了，牧民束手無策，任憑大自然的擺布。七十歲的玉珠阿媽說：“五十七年前，她十三歲的時候，一場大雪，部落里的牲畜死近一半。五十年前，她二十歲時的一場雪，部落牲畜又死近一半。三十一年前，她三十九歲時的一次雪，下的最大，深至腰，部落牲畜全部死光。玉珠阿媽回憶當時的情景：人們坐在雪地里，抱着死畜痛哭，萬分淒惶，人們把自己的家俱什物，往黑河變賣。買回一些牲畜，幸第二年水草特別好，才繁殖起來。1956年又遭一場雪災，牲畜幾乎死掉三分之一。據這年黑河地區雪災災情，僅就尕加、門堆如瓦兩部落的調查，馬的死亡率達百分之四十五；牛的死亡達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二點二七，羊的死亡率達百分之九。災情緊張，分工委號召頭人、群眾，團結互助，在互利的原則下，暫時遷移牧區，加強保護，收到一些效果。全區三萬六千人，重災民一萬八千人，貧牧占百分之五十。全區救濟的貧苦牧民一萬六千二百人，平均每人救濟青稞十斤，共救濟十六萬二千斤，另救濟茶七千斤，以貧牧為主的發放貸款六萬五千元。

這一年，如當珍旺甲家，即餓死小羔五百只，犏牛三十頭，公母羊二百多只，公牛十六頭，馬十匹；澤仁却珠家餓死小馬一匹，奶牛七頭，犏牛三頭，羔羊四十只，大羊六十只；洛桑家餓死奶牛七頭，馱牛五頭，犏牛七頭，羔羊十七只。從上例雪災，可見嚴重損失的一斑。牧民不會儲冬草，大雪復蓋，有的牛馬還能踢開復雪，覓食淺草，多數牲畜，尤其羊子，只能望雪挨餓。牧民眼巴巴地望着餓死。這一災難的途徑，只有發展生產力，添買鐵制工具，培植割儲冬草，興蓋有篷畜欄，才能有效地抵制。

狼害也是牧民們的災難，每年被咬死、咬傷、吃掉的牲畜數目是可怕的。就以1956年單珍旺甲家，即被咬死小馬六匹；洛桑家咬死馬一匹；班鳩家咬死羊三只，馬一匹。1957年單珍旺甲家咬死小馬六匹、牛二頭、羊三十只，占家庭牲畜的百分之三；澤仁却珠家咬死羊三只；諾祖家咬死咬傷十二只。近兩年幾家牧戶被狼害的數字，也可略窺一斑了。狼害如此慘重，並非牧民不會防范，而是宗教蒙蔽說：“狼吃了牲畜，就是天狗吃牲畜，在山上多插一些旌旗就好了”；“狼是天狗，殺了狼就是殺了天狗”；“殺了小狼，狼就要報仇”；加上政府規定，不准打狼，愈發造成牧民對狼害的聽天由命。

盜賊和藏兵也是一害。牧民有三怕，怕雪災、瘟疫和狼害，盜賊，藏兵歸入狼害一類。失竊，被藏兵搶走的事情過去經常發生，近年來藏兵雖然減少，而盜竊還未杜絕。

過去瘟疫嚴重地威脅着牲畜的發展，流行病有牛瘟、肺炎、腦保蟲、口蹄病、炭疽、羊虱、鼻內流血等等病狀，傳染的時間常在夏季，最嚴重的是牛瘟和痢疾。

牧民有一套防御治療方法，行之較有效。如將瘟死的母牛的胎牛，曬干碾碎，灌喂好牛來防牛瘟。

防治肺炎是用幾個地方的水混起來喂牲畜。患炭疽，立即在病畜前腋下支一木棍，有時也見效。虱病和其他皮膚病，是把牲畜趕到溫泉洗澡，溫泉含硫磺素有殺菌力，相當見效。

牧民們为了防止人受畜疫的傳染，是把牲畜煮沸送到远处，有时也食煮熟的死牲畜。但流行病严重时和雪灾、狼害一样，只有依靠喇嘛念經，祈祷于天。解放前夕，1949—1950年流行一次牛瘟，据牧民們估計死亡約在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洛三家原有牛五十头，即死去三十头；索洛家有牛八十头，病死四十一头。

由于雪、狼、病疫灾害的影响，幼畜成活率是相当低的，每年平均羔羊为百分之三十至六十。以1958年計，全部落有綿羊四千四百八十一只（除公羊一千只，年产羔羊二千零五十一只，成活率百分之六十，惨重的年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牛的成活率比较高，今年有牛一千零一十一头，以二分之一小牛計，今年小牛成活率为三百六十一只，达百分之七十。

1955年，我兽防組施行了炭疽病的預防注射，1956年又进行一次，牲畜发生疾病，牧民也主动請政府的兽医医疗。闡割效果很好，获得显著的成績，牧民反映很好，把毛主席当做恩人，“不仅医好了人的病，还救活了牲畜的命”。党和政府救灾貸款、防治医疗、在牧民中生了根。但是要根本的提高生产力，杜絕灾害，只有改革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才能彻底实现。

三 牧場、牲畜所有制和剝削状况

牧場和牲畜，是牧区的主要生产資料。牲畜同时又是牧区的重要生活資料。

（一）牧場——和其他部落一样，其所有权握在僧俗貴族的西藏地方政府手中

例如：（1）我們沒有发现买卖牧場的現象；1948年前后，藏政府曾將該部落封于十四世达賴的摄政大扎，大扎失势又为藏政府所沒收；1942年成立“机恰”时，藏政府发布的命令中說：“一切土地均在王子权下”，故不論何人，均有向政府支差納稅的义务；关于各个部落的界限，政府发有“地界文书”莎查(ས་ཤི།)。

但是，和寺庙貴族的部落不同，該部落同时又为政府直接占有。百姓称“雄久巴”(གཞུང་གྲུ་ལོ་པ།)，意为政府民，得直接依附于西藏地方政府，不許可迁到寺庙、貴族部落去居住，一般也不可迁到藏政府的其他部落去居住，而必須固着于羅馬讓学部落的界限以內。与他部落的居民結婚或有其他原因，必須迁居他部落，得繳納五两藏銀以至两头牛，以取得藏政府“官員的許可”(“本卓” བོད་ལོ་པ།)，否則，他部落要以对等的人数和牲畜数与之相“交換”(“密穹” མི་ཚོང།)，或者照例仍为藏政府支差納稅，擅自逃跑者，要受到政府处罰。如1949年，政府要牧民签署的一份保証书中說：“如不支差外逃者，鞭打二十五下，罰酥油半克，綿羊一只……。”1955年的一份保証书中又說：“若发现无証书（按官員許可后发給証书）之牧民，不得擅自收留，应立刻逮捕起来，交給头人。”

在此条件下，牧民只有共同使用牧場的权利，在政府划定的界限以內，可随便放牧和迁移，被外部落侵犯，可向藏政府申訴，借用本部落牧場，需交“草錢”(“杂仁”

ལྷོ་རྒྱུ།)。依照該部落的規矩，他部落牧民在此放牧，無論牲畜多少每年每戶至少交五娘嘎酥油，過路商人在此牧放，每牛月交一點五兩藏銀，其收入歸部落公有。

可是，貴族、寺廟、喇嘛等在此放的“協”牲畜，除祝康拉讓十多年前交過二頭牛作“草錢”外，其他均未給“草錢”，對政府亦無任何負擔。因此，不僅損害了牧民對草場的使用權，實際上還占有了該部落的一部分牧場。

近數十年來，還發生了富戶私人占有草場的現象，計有當珍旺甲、德喀、所才、洛旺、屯珠、巴第六戶，當珍旺甲的私人草場最大，約五十多畝，稱為“比雜雜噶”(འབྲི་ལྷོ་ལྷོ་བློ་ལྷོ།)意為“劃給小牛吃草用的草地”。是由部落公共在其父親任甲本時，鑒於“他家人手少，且為甲本的工作上下奔走”而劃給的。部落公共簽章證明，他人不得侵犯，相沿至今仍然如是。其他五戶的私人草場較小，稱為“比雜”(འབྲི་ལྷོ།)意為“小牛吃的草”，無部落公共認可的字據，僅因其權勢較大，他人不敢侵犯。由此可見，富戶與草場的關係，和一般牧民與草場的關係，是有不同之處的。

(二) 牲畜——和牧場不同，牲畜同時又是生活資料和生產成品

以1957年登記，共有馬七十八匹，牛一千三百三十八點五頭，綿羊五千二百零一只，山羊一千零八十二只。

當地習慣，牲畜以牛為單位計算，一匹馬等於四頭牛，六只綿羊或十二只山羊等於一頭牛，以此計算，總共可折合二千六百零八點五頭牛。

其中可分為牧民私有，部落公有“其美”，藏政府所有“其美”，寺廟、貴族、喇嘛、商人所有的“協”等四部分。列表如下：

数字 所有形式	牲畜				合計折 合牛數	%	備考
	馬	牛	綿羊	山羊			
總計	78	1,338.5	5,201	1,082	2,608.5	100	
牧民私有	74	1,123	4,774	994	2,297.5	88.1	
部落公有“其美”	4	32		35	51	1.9	
政府“其美”		25.5	150	36	53.5	2.1	
寺廟、貴族、喇嘛、商人的“協”		158	277	27	205.5	7.9	

(1) 對政府的差稅負擔

差稅按“單各”(ཕ་སྐོ།)(意“馬頭”)和“馬康”(ཕ་སྐོ་ལྷོ།)，“馬”譯意為“兵”，“康”譯意為“腿”或“股”)攤派。“單各”“馬康”則按牧民私有牲畜數劃定。劃定的方法有兩種。

一种照藏政府火兔年(1927年前后)规定,牧民私有六头牛或一点五匹马或三十六只绵羊或七十二只山羊,得负担一个“单各”,三十“单各”为一“馬康”,全宗計有四百五十至四百九十个“馬康”,其中羅馬讓学部落负担四个“馬康”另二十三个“单各”。

另一种是在部落内部规定,牧民私有牲畜中,当年生幼畜除外,甲本、“江郭阿媽”(部落内牲畜最多的一户)、达儒,他们分别依次免去一百、二十、十头牛,三大寺和孝丹寺喇嘛,他们的家属分别免去一匹马和所有牲畜的一半,三年清点一次牲畜,以二十头牛或五匹马或一百二十只绵羊或二百四十只山羊为一单各计算。例如在土鼠年(1948年)有八十八个单各;在水龙年(1952年)七十二又三分之一单各;现在的“单各”为火猴年(1956年)春天划定,共四个馬康又二十三个单各。

政府派差收税,按政府定的“单各”“馬康”数往下摊派。假设每“单各”需交一两藏银,羅馬讓学部落负担一百四十三两藏银,然后按部落内部划法均摊,即每个单各负担一两藏银。但是,实际上往往却大大地超过此数。

差税种类,分“崗着”(ཀང་རྩོལ།)“浪屯”(ལག་རྩོལ།)前意“用腿支的差”,指劳役,含人役和各种畜役。后意“从手里拿出的差”,指实物和货币。实物有一切畜产品,还有土特产和其他消费品,如盐、碱、安多部落的紅土、茶叶、蜡烛、铁器、木料等等。

差税的名目无统一规定,官兵需要什么派什么,故名目之多,确似牛毛,数不胜数,下暂分为五大项:

①經“如密”支出的差税:羅馬六小部落設一“如密”常駐黑河,和其他大部落輪流支派“宗杰”,(རྫོང་རྩོལ།)和各种临时差税。“宗杰”即“宗与宗之間的长站运输差”,包括来往官軍所需之一切人畜役和食宿用費。临时差税包括官員送禮、修建宗政府、“机恰”、宗本住房等等,人畜役由“如密”覓雇,实物和錢由“如密”預支,然后按其下屬之各小部落负担的单各数摊派。

②“薩催”(ས་ཚོལ།)意“短站运输差”,黑河宗原設三个“站”(“薩催略”ས་ཚོལ་ཁག་།),一在黑河,一在翁木强,一在桑雄,站与站間騎馬需走两天,現因去丁青、昌都的运输极少,翁木强站已取消。桑雄站由桑雄六部落負責,黑河站由藏政府部落和功德林等八个“旧”的貴族、寺庙部落格尔巴宁巴(གེ་ར་པ་རྩོལ།)、負責。負責黑河站的,除供来往官兵短站运输所需的一切劳役与食宿用費外,尚須供給“机恰”、宗政府、黑河常駐藏軍的役伏,和宗本、宗本佣人及囚犯的生活費。

支派“薩催”的方法,是以小部落(如瓦)为单位,輪流在宗政府值班,单各、馬康多者多值,相反少值。羅馬讓学部落负担四馬康又二十三个“单各”,每四个月零十八天輪到一次,值两天的三次,值三天的一次,周而复始。

按照該部落旧規,每次支“薩催”时,除甲本以外,以内部划法,一单各以上戶,备一人、一馬、一馱牛;一个单各以下戶出一人、一馱牛;无畜戶住黑河者无代价出一人,住部落内者出一人每天有一升糌粑、一娘嘎酥油的报酬。此外,有畜戶每戶尚須带一升糌粑、一娘嘎酥油、一馱牛粪、五两藏银,同时出差的人們还一起带两只羊。

羅馬讓学部落在黑河盖有三間“差房”(“差康”ཁག་ཁང་།),支“薩催”时,可居

住，以具体情况分工，选较机灵的两人任“莎催根保”（ས་ཚོས་གྲན་པོ།）专在宗本身前身后听使唤，稍有文化者管东西记帐，年轻力壮有枪者，牲畜支差时跟牲口，闲时放牧，其他并在宗政府担任提水、烧火、扫地、送信等杂役。

支“薩催”时，吃食用具各人自备，到桑雄者有补助，每次每人五升糌粑、三娘嘎酥油，每馬六两藏銀，每牛一点五两藏銀。

每次支“薩催”时要給两宗本两只羊、十度花毛繩、两块砖茶、四娘嘎酥油、八支蜡烛、十盞羊油灯的油。同时要給两机恰十八元、要給两宗本十元、要給藏軍連长二元。其他还有许多沒有定規的、突然而来的差稅是无法統計的。人、馬、牛役不够支应时需另雇补充，带来的糌粑、酥油、牛粪、羊子和藏銀不够支付时，从部落公有牲畜收入中支付，再不够，各戶按其单各数均摊。

③兵差：全宗原只出“地方兵”（“玉馬” ཡུལ་དམག་།）五百名，祝康拉讓等十个“新”的寺庙、貴族部落无兵差。1942年帕拉任“机恰”，“地方兵”增至八百名，其中阿巴部落負担八名，祝康拉讓等十个“新的貴族、寺庙部落”（“格尔巴撒巴” གེ་ར་པ་སྐོར་པ་གཉན་པོ།）亦負担了一部分。地方兵平时不集中，无枪枝、制服和工資。1950年“馬基”（藏軍总司令）繞噶厦来黑河，曾令各部落輪流派出地方兵五十多名，在唐古拉（山）南麓“放哨”（“索巴”），妄图抵抗我解放西藏，解放后取消。近来，門堆巴（黑河机恰总管）又命令地方兵須在本部落各山头“放哨”，說是为防匪患，确否未詳。放哨时給每人配备一枝枪、一匹馬，月发糌粑三十升（或奶渣）、酥油一克、砖茶一块、一只羊。枪馬向富戶租借，租借費和“地方兵”工資，按各戶負担的“单各”数摊派。該部落現放有八个哨。

④对头人的負担：甲本年工資酥油三十克（內一半沿旧例交藏銀，每克十二两）；“如密”年工資青稞十五克、奶渣五克、羊六只、羔皮五十张、藏銀五十两。甲本因公出差到黑河等地，百姓派馬供乘騎，每天补助其本人十五两藏銀，其佣人減半。这些由六小部落共同負担。“达儒”无工資，出差时每天补助一升糌粑、一娘嘎酥油，这由本部落負担。

⑤其他：解放前，政府官員常常以低价强迫收購羊毛、馬匹和馱牛。1941年，十四世达賴进藏，借欢迎为名曾强迫收購七十七匹馬，二十二头馱牛，市价馬一匹四十六元，只給四元；馱牛每头十三点三元，只給一元。1945年夏噶巴土丹丹达收購羊毛，市价一克十八两，只給七两。其亏空数，按政府規定“单各”、“馬康”数摊派。至于官員、头人和藏軍敲詐勒索甚至搶掠群众財物的事还很多，也常美其名为“差”，此处不贅述。

以上差稅，由达儒和各差戶，一年結算一次。据結算登記，解放前夕，因黑河駐有一个代本的兵力，来往官員和运输浩繁，差稅負担特重。